

本事詩

唐 孟啟撰 武林顧懋樊閱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入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

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
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
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
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
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
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
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
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

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
見勢不可抑旣見卽留無復還理知之憤痛成疾因
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閹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
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
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
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
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
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
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

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

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潛遺以束帛放歸。

顧况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悟。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

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

失州名

郡有酒妓善

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湘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

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故何不
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寸筳之命妓與百縑卽時
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
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
當時名士。然而華門圭竇室。唯四壁隣。有李將大名妓

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
不逆。旣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卽蕭然
葭父。聞客至。必各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

然所與遊必聞各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
領之。聞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
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
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
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
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
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卽長
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
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千。淄青

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逐之連三歲不果逐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卻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柳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柳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

非青州韓員外邪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苞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太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

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卽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奪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後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翊後事罷，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

舉目爲惡詩，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求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郾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翊時有與翊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

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汴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風。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旣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

極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自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旣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卽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鄜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

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贈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太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醢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髮鬢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旣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咲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

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祇應偏照兩人心。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能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

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

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虢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卽曰近者新詩未免爲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叙

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
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
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
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
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
搖動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太和
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靜盡菜花
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

元相公積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其
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爲觥錄事嘗於竇少
府廳有一人後至頗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
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
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
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
織問其前銜卽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
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免其意
與之盡歡徧問座隅山水則褒女所奔走城在其左
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

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
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
便邀同榻坐。兼共摘一作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
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愴古今情。邂逅七盤路。陂陁數
大城。花疑褒女咲。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
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
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
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

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
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
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
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
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太和末。敕僧尼試經。若
于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
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
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

有經好去。苾芻雪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座上。卽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

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問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烏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柰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向

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與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曰：飲酒已醉，旣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杼思，畧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適利鳳、跋龍、挈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

本傳詩 十五
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踈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

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疑踟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舩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吳武陵有文筆才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部內刺史贓罪狼籍敕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

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踈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酎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祇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

莫相猜亦終退斥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母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

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
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
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
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
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敕李氏杖一百流嶺南張
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
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岷嶷龍宮隱寂寥
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

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
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
上聯卽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
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
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
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
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
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
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

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趙魯遊南嶽 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懷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壚中石罌，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剗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

蠢豕腹漲，膨臍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罌之聲，旣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旣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積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
向慈恩院裡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
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
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
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
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
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卽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
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
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邁思逾時又曰年年
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
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
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
人始悟其自識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河流所推作愍

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踈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信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祗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會不爲皇后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

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蹯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奉字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鬃不奉奉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欵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

連變白曰何也。祐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沈佺期會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羣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卽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紱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暗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欲賜金龜。賣卻猫兒相，報上中宗亦以緋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五十六，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